



1586
6

1586
6





文方使娶瓶兒事收拾乾淨也然則又是將六
 一描寫一番而二十五回春晝琳瑯猶是第二
 則此回早已收束二十回以起文勢至二十九回
 內一齊結煞也其矣作文固難看文猶難也看他用
 王姑子間中一笑話將六人俱提出便知此回文字
 之主意也

第一段寫月娘第二段寫玉樓而瓶兒金蓮二人隨
 手出落嬌兒雪娥二人遙七影寫而孟三姐特地另
 寫上壽見風光與眾不同至金瓶二人另結見台

而終離也。

寫西門月娘和好。是一段。王樓主謀治酒。又是一段。衆人飲酒。又是一段。內插敬濟爲元夜戲嬌姿。作引。李銘一來。伯爵二人一請。又爲桂姐留後文地步。蓋不看破。則西門勢必又娶桂姐來家。而直冷落。又何以爲後文穿插點染之用。故又必爲之留一地步。而西門之于桂姐。已斷無娶之之情矣。文字經營。慘淡誰識其苦心。此是兩段相應的文字。在京茶傳外者。後接寫王樓上壽。又將諸人後文俱用行令。將自己說出。如金蓮之偷敬濟。瓶兒之死孽。王樓之歸李衙。

內月娘之于後文吳與恩。西門之于一部金瓶一百

回內以月娘避亂。孝哥幻化。與春梅嫁去。守備陣亡。

雪娥之于來旺。以及受辱爲娼。皆一一照出。或

隱或現。而昧七者。乃以爲六人行酒令。夫作者吃飯

無事。何不可消閒。而乃爲人記酒令哉。是故金瓶一

書不可輕與人讀。

月娘之于金蓮進門。不怨不怨。而于瓶兒進門。乃深

怨者。何故。蓋金蓮之先未有金蓮。而瓶兒之先已有

一金蓮也。有一金蓮。而月娘亦爲之怨。則金蓮之妬

可知矣。

月娘之與西門上氣由瓶兒故地曰瓶兒上氣之由
又因金蓮故也則必欲寫月娘與西門不和總欲襯
金蓮之惡而不盡爾也現瓶兒問西門有金髮髻沒
有而西門之對乃帶慚色則大可知矣蓋西門利瓶
兒之財色而月娘又專利其財者也夫利人之財而
入挾其財以來雖不驕我七已不堪矣况乎上房現
收其三千元寶几箱珠玉彼雖不言我已抱愧兼之
金蓮在西門處一挑月娘處又一挑安得不老羞成
怒此又必然之勢月娘之心事也然而瓶兒已來備
不一寫即收轉來則何所底止又安得放手寫如錦
如人之熱鬧也故接手即寫西門復如月姐烹茶之
事蓋收轉之筆也

寫月娘燒香吾欲定其真偽以窺作者用筆之意乃
翻卷靡日不得其故忽於前瓶兒初來要來吐看宅
子先被月娘使之送王姑子廟油米去而知其假也
何則月娘好佛起先未着一筆今忽與瓶兒來之第
三日即出王姑子後文王姑子引薛姑子乃至符藥
等無所不為而先劉婆子引理星又其明鑒然則燒
香一事始王姑子所授之奸謀而月娘用之而效故
後文紛七好佛無已蓋爲此也况王姑子引薛姑子

來後瓶兒念斷七經薛姑子覽去而月娘且深惱王
姑子是爲薛姑子弄符水故左祖之也然則其引尼
宣卷無非欲隱爲此奸險之事則燒香爲王姑所授
之計以欺西門無疑也况此本文言月娘燒香囑云
不拘姊妹六人之中早見嗣息卽此愈知其假夫因
瓶兒而與西門合氣則怨在瓶兒矣若云惱唆挑西
門之人其怨又在金蓮矣使果有周南樛木之雅則
不必怨既怨矣而乃爲之祈子是違心之論也曰不
然賢婦慕夫怨而不怒然則不怨時不門其祈子曰
後文拜求子息矣夫正以後文拜求之中全未少及

他人一言且囑薛姑子休與人言則知今日之假况
天下事有石事之善而一事之惡則此一惡爲無心
有百事之惡而一事之善則此一善必勉強月娘前
後文其貪人財乘人短種七不堪乃此夜忍然怨而
不怒且居然麟趾關雎說得太好反不像也况轉身
其拔劍西門處全是一團做作一團權詐愈視得燒
香教語之假也故反稷觀之全是作者用陽秋寫月
娘其意則詐不堪之人也

香教語之假也故反稷觀之全是作者用陽秋寫月娘其意則詐不堪之人也

香教語之假也故反稷觀之全是作者用陽秋寫月娘其意則詐不堪之人也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
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
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黃絹幼婦

右調少年遊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
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儀
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

蹊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梢上。所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七同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七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愁。恐無所托。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生兒。夫早早同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身。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一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齊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拔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閃抱住。說道。我的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

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
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緞○
袖○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
分○心○百○忙○裡○又○寫○衣○服○妙○又越○頭○出○他○
金○滿○池○嬌○又○照○瓶○兒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髻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
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
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
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
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坐○自○洗○你○

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
了○頭○攢○你○豈○敬○夫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
之○言

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
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豈○敬○夫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
之○言

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柱○地○下○殺○雞○扯○脖○口○裡○姐○七○長○姐○
七○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了○頭○
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

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
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
的○貨○了○頭○根○前○也○調○個○詭○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

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纏好說畢方纔
和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
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囑咐告訴一遍如今
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端不端不端不端不端
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
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
他也怎的金蓮且難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了髮
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食
兒吃豈叔女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
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
風不語了大略着眼兒說不出話來

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西門
慶不辭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插
入牀中帶慚一任其鶯恣蝶採端再尤雲未肯即休正是
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
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七月娘亦低聲睥幃睡枕態有餘
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
是

亂髻雙橫興已饒
晚來獨向粧臺立

情濃猶復厭通霄
淡上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

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

纏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

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

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玉樓

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

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

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又没人勸他玉樓道

早我總知道俺大了頭蘭香在厨房內聽見小厮們說昨

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

破綻把淫婦門窓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

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說兒兩個纏到一搭

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

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斃死了相他這等就

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不請服嫁人金蓮

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

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

又没人劝自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纏好乾淨假

撇清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
更○今○深○心○人○沒○存○路○處○
出來的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到叫俺們做分上怕俺
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
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
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
來原爲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
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
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
當我來時兩口子道不見動靜影又上房門兒纔開小玉
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

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
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纏伸腰兒金
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
生了又爲生子子作影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
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
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
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又
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太
姐坐七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七教我出多少奴出便
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

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
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
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
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
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
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
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
簪子來你秤七重多少寫雪娥
妙紹金蓮取過等子來秤與重
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
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

那裏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
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能教
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了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
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急急氣刺上的金蓮拿過李嬌兒
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
問怎的鄰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友短幾分玉樓道只
許他家拿黃捍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出來
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奏了三兩
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
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

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塢子回說不在家
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觀看
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蘇分說叫俺眾人
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敲
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眾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
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
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如晚又
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如
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
他想着那時候我們使着他他推不得開爹使我往桂姨
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
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到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
如此算出妙上玳安道耶囉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
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多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
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
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
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
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
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失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
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回來與兒買東西去了且說

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鴨、魚、蝦、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請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位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臘、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金蓮、李瓶兒來到，雪娥出分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盞玉樓勸盞盞金蓮、李瓶兒陪跪頭一罈。

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敬，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頭，你站着羊角葱，靠前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尖極一面遞于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台酒散悶可再行禮是何緣故不言而月娘深愧矣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繼受了。」

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寬恕
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上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
你裝憨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上遞個
鍾兒陪不是哩尖極利極何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遞個
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眾姊妹回酒惟孫雪
娥跪着接酒此處忽入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
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
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
梯已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你做了
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

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听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足
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寫天性刻薄那李瓶兒方不
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琴
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
西門慶听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
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
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求纏我月娘
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又為元夜戲金蓮蕙蓮事作備月娘可殺一面
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
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筭合家歡飲

武花二家烟消火冷矣可恨可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掃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上似數鱗行沙上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觀瑤臺似

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雀羽毛連地落正是來

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月娘掃雪正是玉樓受困處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茶是清人與眾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是清人與眾人吃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眾人磕了頭走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里去來得正好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何以偏是今日記起寫桂姐西門慶使前那一盞木樨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傾在銀

郎挑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
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
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
立如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
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起來不干桂姐事都
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
了小人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
濟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
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裏遇李銘道爹分
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各散西
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記

赤繩緣分莫疑猜

炭炭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
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
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
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
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尋
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狀雪裡又不知勾
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

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

如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餅要信

看又勾引的往那去了

今日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

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

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

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纏好許你家粉頭肯地給

接蠻子冤家路見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他說

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

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說

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友請你進去陪個不

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

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

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賃船搭在

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纏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就兩灘

乃是陳叅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

請陳監生纏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

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

清身今日他娘兒們睹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

請哥到那里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

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对房下賭誓

豈對朋再也不敢去又惱

甚麼你上親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

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論不
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投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七兒
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小人不
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
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
的不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因根子你还瞞
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
這賊因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
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
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牆撞頭多咱進家

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見
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
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
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諢要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
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
替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撒了不來你說
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
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
出來的可可見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翹膀毛

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辭分說，接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惟攘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成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着的，怎的？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還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過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

婦。挨的怎樣了。

又點出陪禮

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着打把西

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

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姑楊姑娘并兩

便來、愈知燒香之假

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

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

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

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

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

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

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子一

個先虛寫

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

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

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

都怕你如何不相官陪又一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

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

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陪一公公道你說的

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

隸公公道都像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

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至此六

故特特惡也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

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回來到前

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

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

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

不在他家寫玉樓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

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

忘入先來打探子兒又點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

勾使鬼勾了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他去

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

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放大姐比這只顧等着他玉樓

道就不來小厮也該來家回一聲見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見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又為燒香夜粉壁遙照且為後玉樓生日粉壁遙照說道惟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还敢說哩你在那里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掛酒筒教玉簫執壺

大姐盪酒月娘還先透了西門慶然後眾姊妹都透了安不用玉簫席也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絲不亂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眾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名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茶藤架不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舞爭鋒傷了正馬軍只所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

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
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
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
吃了一杯金蓮令已伏敬濟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
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見險化做望夫山雌兒已伏死
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足雁好
教我兩下裡做人難已伏來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
嬌醉扶定四紅沉拖著錦裙瀾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
爲今夜本題作映又爲玉樓古身分也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
酒與你二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

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
去金蓮道姐七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
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眾
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
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
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了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
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
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
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
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搨你去倒

把我一隻腳踩在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踏泥了月娘所見
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
白不肯擡只當還滑倒了是月娘話故妙因叫小玉你拿個燈籠
送七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他踹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还說人踏泥了他的
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此處已伏偏愛矣恁一個小淫
婦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
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
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
又點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曉的

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
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
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
園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全日有酒了
你好歹到房裡李瓶兒道姐七你不醉須臾送到金
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
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七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
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瞻釘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
才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七費心
思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瓶兒與月娘入門不合至

寫蕙蓮爲癡兒受害作一小小前車。其意已批前讀法內不另載。

上半寫蕙蓮。下半却是寫春梅。夫子孫雪娥吃打後。雖畧見一斑。寔未嘗正描春梅一筆。今日金瓶已同花園。蕙蓮又出。正好一頓住蕙蓮。騰出筆來。放手一寫春梅也。

寫春梅必用罵李銘襯出者何也。夫寫春梅之心高。志大氣傲。已隨處寫出。今必欲特特寫出。則必用一因起一事方好。大家中起因于小廝媳婦。丫鬟中則小春梅身分聲價。若于敬濟。則未描其骨格。先寫其墮落矣。是用借李銘一襯。則春梅矜尚自許。走前岸。誇大負氣。數語皆見。而于前嬌兒。陷金蓮。桂姐要剪髮一恨。輕輕提出。見得蓄恨已久。無緣報復。今乘桂姐破綻。敗露。而李銘又適逢其會。遂使捱千年不報之恨。一旦機緣湊巧。此時不報。更待何時。遂一發盡情。不遺餘力也。寫怨恨之于人如此。作者固明明一線穿來。而看者止見其寫春梅一面。不知其又暗結金蓮一面。而後文嬌兒于西門死後。盜財付李銘。手文必用春梅看見可想。

第二十二回

蕙蕙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閉邪

詞曰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
 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
 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容光照人熱心見
 火樣燒。

右調桂枝香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
 玉樓做生日。日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

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癆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
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
通荆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
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
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
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
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
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
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
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飲了五兩銀子兩套

衣服則定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
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
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
比金蓮脚還小些兒後來居上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嘲
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躡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
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髮髻墊的高高的頭髮梳
的虛籠上的水髻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
慶駿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
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憐衣早爲加官
伏線文字
每不肯作一筆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
程記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
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
娘和衆堂客在後所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
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籠

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細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
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
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
條別的颜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些紫裙子還是問我借
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
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
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又與瓶
兒對照
西門慶便一手撻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喃喃
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掠着用純以財
動之便
非金瓶那婦人一事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

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參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總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參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參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參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見你心下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又另寫一淫婦樣因問參多咱時分來。我好

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參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誰可一會。

老婆道：只怕五娘大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

和五娘都在一處，你下棋，你去一功事，當下約會已定。

玉簫走來，門裏說話，兩個都在山子底下成事。玉簫

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銷魂別有香。

那識羅裙內，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鴛來請玉

樓說：參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

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

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

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門角只見玉簫攜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該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總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情事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

總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同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算俺們閒的聲喚。在這裡你也來插上一把子。總是為此物起如此心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等，性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裏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總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截斷讀言不可瞞兩個瞞神，謊鬼弄刺子見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了頭們說，來家使玉簫手中裏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

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弄弄附金蓮。金蓮不言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合箇漢子喜歡。尚未嘗味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第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七頭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寫蕙蓮身勞西門慶又對月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顧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

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家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作者硬人處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須叫

小厮馬也備下雨正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所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又寫西門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

又託大為後文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總待坐下
第一奇書 二十二回 八

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
下去慌的伯爵還喘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
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
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個
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一
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
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纏好些二房下記掛着今
不娶且小女作伏摠之爲春梅作博回應使後事一現
日接了他家來散心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子買
而敬濟必在傍也與前大了頭大家人一様章法
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
吃了粥好去了隨即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

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
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里答應來說着小厮放桌兒
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飯銀鑲甌兒盛着麪
來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見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
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
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
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
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
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厮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
房西門大姐房裡捫混去了觀出春梅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

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
攙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惟叫起來
罵道好賊忘八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
忘八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
活的你這忘八忘八靈聖兒出來了平日捻我的手來了
賊忘八忘八你錯下這個揪揪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
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忘八一條棍攪
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忘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
尋不出忘八忘八來忘八搨臭了你這忘八人忘八了忘八聲如見其人
被他干忘八忘八萬忘八忘八又總二罵的本忘八看衣服往外

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止和孟玉樓李瓶
兒并宋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
僕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
耐耐李銘那忘八忘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桌
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
成一塊對着忘八忘八進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
的活春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忘八
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醺的忘八看着我嗷嗷待笑那

忘八十二見我愛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
纔打與賊忘八十三兩個耳刮子總好賊忘八十四你也
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
忘八十五在我手裡弄鬼我記忘八十六臉打綠了奇絕
金蓮道恠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等爹
來家說了把賊忘八十七擡了去就是了那里緊等着供
唱換錢哩怎的教忘八十八調戲我這了頭我知道賊忘
八十九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
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五兒寫李銘因此點出
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伏線一至于此良

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是二
六飯兒扶侍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我月
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八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
這些小厮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
喜歡罵兩句寫春梅至此若不歡喜拉倒他主子根前就是打
賊忘八二十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
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做
扣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忘八二十一調戲你總是
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接
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

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同
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家金蓮一五一十告
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
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正是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間庭弄錦槽

不是朱顏容易變

何繇聲價競天高

第二十三回

此回單敘蕙蓮之怙寵也夫主意單寫蕙蓮而用筆
亦單寫蕙蓮便成呆筆上文金蓮玉樓并兒春梅俱
未呆寫後文若于人亦俱未呆筆此文又何肯呆寫
則知賭棋枰又不得不然之生法穿插也然而玉樓
金蓮并兒相聚一處其消閒永晝逐隊成團一堂春
色又不得不加一番猶寫不必待鞦韆一回方始總
描之也早于吃事輪酒時一一描其勝滿之極矣過
此數回至生子後則金屋永不復合矣故此處一描
為萬不可少

觀藏春見蕙蓮小人之底裏皆動而金蓮潛踪已伏
一勢不兩立之根次年畧使叔術遂使西門對蕙蓮
無以自醉而蕙蓮之不心貼西門已安一疑根後文
層上變卦愈滋悲憤遂致捐軀而不顧也然則金蓮
之惡已盈子不言之中矣

寫聽籬察壁固是金蓮本性而一聽卽着愈使後文
一步不肯鬆也妬婦之不容人大半怕人好此又與
翡翠軒作引子矣

後文寫玳安寫賁四皆描寫蕙蓮淫蕩輕狂以致人
人皆知爲來旺醉罵之由也又見輕佻淺露特特與

春梅相反以結果心不如也

于未見金蓮兩語極捕一筆也一者映出蕙蓮一者
爲妬婦受報作伏小伏惟信取禍往往如此

此本稱瓶兒輸鈔

瓶燕春潘氏管綜

曰

心中難自泄。暗裡深深計。轉一未必娘行。恁地能賢。
哲又一表揚怎好。和君說。轉又說不願。頭願。
做官人。待妾。又一他望字。望我情。真切豈想。
 波。果應了他心。對者。三

右調梧桐樹

話說一日臘盡春回。新正春景。西門。反貨節不在家。吳月
 娘往吳大。於家去了。午。五玉。全蓮。都在李弄兒
 第一奇書 二十三回

那猪首蹄子剝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着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掙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擦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使了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猪頭，今日燒的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且是豬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這猪頭，不得一根柴禾兒，

西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嚐。」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下棋，要子贏的，李大姐猪頭留與姐吃，月娘道：「這一般有些不勻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上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

席酒見 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碍強如賭勝負
難為一 個人我去張的好不好眾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
月娘道 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占了初六玉
樓占了 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得益那日又是
我的壽酒却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
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
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
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擲在初十罷了眾人計議
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
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眾姐妹歡飲了一

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
須與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里過
看看看到初十日該季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
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
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像
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的俺們去赤腳絆驢蹄似他
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惡月娘道他
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哥是
擺上酒來眾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
彈唱當下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

○雨○次○官○物○月○娘○命○玉○簫○深○情○隱○筆○
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
吃就是了玉簫應諾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替他脫
了衣裳西門慶使問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六娘房
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
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
一罈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西
門慶嚐了嚐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玉簫兩個提着
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
玉簫送酒來蕙蓮側便連忙走下來接酒玉簫便遞了個
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把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

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
多大回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酒教我這
一罈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
放桌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
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
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
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屋門
首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
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兩
個就親嘴啣舌做一處婆娘一面用手搭着他那話一面

在上噙酒、哺與他吃、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與、
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
兒、亦全以利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
門慶要解他褲子、婦人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
你今日不出去、晚夕咱好生耍耍、蕙蓮搖頭說道、後邊醋
薪司擋住路、見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里、色絲子女子
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
不防孫雪娥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待玉簫在房裡
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
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

不去、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
馬也趕他不上、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酒兒、自己窮的伴
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声、雪
娥就往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
伶俐兩三步就扒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臾小玉從後邊
走來、叫蕙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
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
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蕙蓮道、爹在
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人言難信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菓
仁兒來、衆人吃了茶、這蕙蓮在席上、斜靠棹兒、站立看着

月娘眾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
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錦屏風
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
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
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着○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緝
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里眾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
上段推其顛寒作熱下段寫其停頓
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
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婿男子爨又

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
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醉拉着金蓮說
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
兒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
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亂隨你和他那里合
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里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算依
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又點春梅你不信叫了春梅問
他他若肯了我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
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了頭拿床鋪蓋
生些火兒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

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臥米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落我罷麼好反叫了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衆人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雲洞裏蕙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且○房○也○還在儀門首○開○角○門○反○照○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莫教襄王勞望眼

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蕙蓮走到花園門首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過扣角門了○角○門○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早在那裏秉燭而坐婆娘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入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枝捧兒香燈上點了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婆娘在床上先伸下舖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綾道袍坐在床上把婦人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蹠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窺聽到角門首○角○門○推開門遂潛身悄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孤傷了

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
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如聞其聲冷舖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
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
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
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脚、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沒
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
才做、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兒
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脚兒還小、細看婦人道、拿其
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
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總好、小人得志大都如此金蓮在

外听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听一回、他还說甚麼、又
說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
回頭人兒、婦人說、喚道、恁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
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肱膊、
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後文却并見爲此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
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
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合忍了、
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
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

門到銷了，懊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婆娘先起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替鎖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听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偏又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恠囚根子，誰和你雌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七兒也。」少蕙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听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四根子。』我那」

一夜不在屋裡睡，恠的不來家。平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娘子鎖着門，恠的賴得過？」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醜，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賣簸箕的，說你會唾得好舌頭。」後文書童一報猶是第二著報應把婦人說得急了，拿起條門門來，趕着平安兒，連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些相兒也恠的。」明說那平安道：「耶樂，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璇安正在印子舖走出來，一把手將

門奪往了、說道、娘子爲甚麼打他、這道、你問那誰、牙因
根子、口裡白說六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又對點、那
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娘子你少生氣着惱、
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取出三四分
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箇合汁來、我
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
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
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
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見
在傍、拿鏡撥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

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

死蕙蓮在此數語

你大娘當時和他一個

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
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
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
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
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爲甚麼對
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
告你說了、險人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聽
了一眼、自往前邊去了、一段寫金蓮權術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
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傳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

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
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
你拜追魂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惶
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
道嫂子賣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
婆娘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
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
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嚟嫂子行動只拏五娘嚇
我一回又叫賁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
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悞了買賁又寫好友專心替他

這道娘的睡鞋裏那我捲來收了去金蓮道辭他你放着
叫了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驚道秋菊
掃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去着
罷亦發等他們來收拾歪蹄撥腳的沒的展汗了嫂子的
手你去扶侍你爹七也得你恁個人兒扶侍他總可他的
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離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
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道婦人聽了正道
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少
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擗賣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
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

是個大網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
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
孔兒裡生下一個疥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裡放不
下砂子的人漢子既娶了你俺們莫不爭你不許你在漢
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躑下去了你要在
中間踢跳我的姐七對你說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
蕙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文娘錯
聽了金蓮道傻娘子我鬧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
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
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諸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

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
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
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錠銀子
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
帳丟下走來替他錠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
面接了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兒
不鑿只管端詳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
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到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
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勾金蠻子的銀子又硯還
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

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
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一路描歸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
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
與他去了。賊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等着你好漢。
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
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
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擡在腰裡。一直進去了。
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
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鬢。并眾人吃。
頭上浴的珠子。籬兒。金燈籠。墜子。黃烘上的衣服。底下穿

第二十四回

此回總寫西門慶治家愚闇之失也。上半寫西門不
能守禮防邪。亂于未然。中段寫月娘付理亂子。不聞
一在婦女遙街行走。而西門亦止醉夢一線。不知成
何家範。下半寫西門偏愛蕙蓮。便不能統服衆下。卽
蕙祥失誤點茶。固亦職分中事。使西門不與蕙蓮勾
搭。雖百鞭蕙祥有何閒說。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
夷之漸。作者蓋深爲處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識之。
此回文字。又特上於樓上賞燈。作對。如言疑爲公侯
人家一語。遙照燈樓下一語。一字不差。蕙蓮幾個一

回與金蓮登樓幾個一回又遙七作對。蓋寫蕙蓮原
欲將其結果爲癡兒作履霜之戒。故又寫一元夜又
到獅子銜燈樓上。而蕙蓮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蓮之
後塵。故又用幾個一回字。特上遙照也。

寫金蓮逃酒必用西門慶自叫他去。且隨即留敬濟
于衆美中不顧而去。宜乎雙珠盡失。且又不全病月
娘也。

敬濟既戲金蓮。又挑蕙蓮。見逃色者逢雲卽是巫山。
遇水皆云洛浦。此等心事。又不特西門一人。而漸上
心粗膽大。以至難制。皆西門失防之故也。

看破機關爲後文金蓮必欲姤死之因。蓋以
蓮之爲人。有何涵養。眼中一事。歷久而不出者。止門
懼怕金蓮。不敢聲揚。彼固自云等他。再有言語到我
們。我自有的話說。然則蕙蓮固必然將此意點明。金蓮
而全蓮險人也。豈肯又如前番受雪娥嬌鬼一挫之
虧哉。固不惜晝夜圖維。千方百計。思所以去之。而天
假其便。忽有來旺狂言以中其計。行其術必至于置
之死地。而後已也。然則意外一觀。春風早爲一付勾
魂帖。蕙蓮自爲得意。不知其賈禍之忱。是本于此也。
此又作者深著世情之險。危機觸處皆然。人甚勿以

拿人細處爲得計也。看官每不肯于無字中想其用意。其妙意安得出。

上回金蓮一覷蕙蓮已理一如根于自己腹內。此處蕙蓮一覷金蓮。又伏言惡刺于他人眼中。一層深一層所以必死之而後已也。文字深淺之法。誰其知之。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看其寫金蓮敬濟處。寫韓嫂兒。寫賁四嫂。寫長姐。寫惠祥。夫寫惠祥何以見其亦爲末路寫也。不見後文來保欺恩。以此日之惠祥與彼日之惠祥遙上一照。卽知天道報應處絲毫不爽。總之上文諸人皆完聚。下文又要出一雪滅之。

露蕙蓮之破。此日乃全勝時。不全勝時又爲之預先一照。匪特勸懲何在。亦何以爲之文法哉。

獅子銜武二哥報仇之處。乃瓶兒又住此。王六兒又住此。今必令金蓮兩至其地。且蕙蓮亦必至其地。真是作孽者每與死地相尋而不肯一遠。寫盡作孽人矣。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詩曰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素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花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所上張掛花燈
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
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

都在兩邊同坐都穿着錦綉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
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攪箏歌板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
席與女婿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
小鶯綉春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却坐在
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
他便揚声叫來安兒畫童兒上邊要熱酒快趨酒上來賊
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寫盡只
恃寵
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
里伺候往那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
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教爹罵我蕙蓮道上頭要酒

誰教你不伺候開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
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蕙
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認明就是甚麼打緊便
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不
臉矣不知皆為來旺醉罵一節生根也畫童兒道耶樂姨子將就些罷了如
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簪帶來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却
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敬濟沒酒分付潘金蓮去遞一
巡兒又寫西門之愚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盃酒笑嘻嘻遞與敬
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友飲奴這盃酒兒敬濟一壁接
酒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吃

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
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反先捻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衆
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
道怪油嘴你文人瞧着待怎麼妙絕三字兩個在暗地裡調情
頑耍衆人到不曾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榻子外
窺眼裡被他瞧了個不耐煩必死蕙蓮口中不言心下自
付尋常在俺們跟前到且是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
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
有說話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暗上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
你們自有耍上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
跟隨去了以上一段寫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
河清淺珠斗爛崗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
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
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蕙蓮在所前看
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
了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上說
住街上走上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上金

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
去不去俺們在這里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不
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
裏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冷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
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裡去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
下金蓮一個看着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敬濟身上捏
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只見
家人兒子小鉄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上的且拉着敬
濟要炮燂放這敬濟恐怕打撓了事已不得與了他兩個
元宵炮燂支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若
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上也怎的
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頭躡我的脚兒我不言語
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
把與你衣服穿自認妙敬濟道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如何
扎筏子來說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好耐驚
耐怕的蟲蟻兒忽插此一段試問西門出正說着見玉樓
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月娘懷胎
插入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此早些來家豈詩禮
人家風不知大禮之人也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
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

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
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
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們
走上玉樓道对你奶已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
問了月娘笑嚳已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
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婿陳敬濟
踹着馬臺放烟花炮與衆婦人瞧臨出門又宋蕙蓮道
姑夫你好歹畧等已兒娘們携帶我走上我到屋裡搭已
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行蕙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
一生總罪西門于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

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
貼着飛金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病
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
珠翠惟滿粉面朱唇敬濟與來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
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
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声喧十分熱
鬧遊人見一隊紗燈引道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
爲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與樓上看那來
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
放個元宵炮燄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

了鞋扶着人且堯鞋

與樓上看燈金蓮兀
側一回特上作對

左來右去只和

敬濟朝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

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

金蓮
何堪

玉樓道你叫

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

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摳起裙子來

與玉樓看上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絲線帶兒

扎着褲腿一声兒也不言語

則其素日顛狂爲玉樓
不堪者一筆皆出矣

須臾

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

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

遇注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

個人家賣的了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

婦女進來旋截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

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上來

你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

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七子一瓶兩瓶取來了打水不渾

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

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七子怎的不往

那邊去走上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七你看丟下

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了頭是誰

家買的婆子道一個是北边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

五兩銀十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
主子把鬚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七我
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
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元宵兒一個
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了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
因問這了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
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
到臨街樓上推開窓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
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
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七送門
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
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
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七子早些閉
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悞了你的因頭明日早
來宅裡送了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
致了說畢看着他開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
家門首只所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
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
回來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
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

安兒把韓嫂兒叫到當面問道。你爲甚麼來。韓嫂兒拱手
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听小媳婦告訴。于是從
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听了。每人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
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敬濟且顧和惹。
蓮兩個。嘲戲不肯撈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
付教他。聞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对你爹說替你出氣。
那韓嫂兒于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兩走過門首。來只
韓寒也貴。葉也。看西門由發落。死。世之人。此。必預。爲一。
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笑。嘻嘻。道了萬福。說道。三位
娘那里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王樓道。方纔因韓嫂
兒哭俺站住問了他。声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

娘子道。耶樂。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
也奉不出一盃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上边供養觀音。
八。准。并。開。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
春。臺。與。三。人。坐。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
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
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
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
首。小。廝。來。只。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與。
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着。七。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
個。一。丈。菊。和。一。箇。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

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以上一斷寫西門沒家法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朝戲了一路。兒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舖子內。迤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七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

哩。昨日險些兒子腰梁癱瘍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七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太明了。今早還私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控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押的。這嘈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劝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

和來呀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命。又足上文點却說那日西門慶在

手你死也沒處死

明調戲處

都監來拜西門慶，總起來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

監在所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

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擗瓜子，頑成一塊。那

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

打，因叫蕙蓮嫂子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

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

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

要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朱蕙蓮道：怪

因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

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啻你外邊的

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蕙祥。蕙祥道：怪

囚我這里使着手做飯，你開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

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

蓮嫂子說該是上竈的首尾，蕙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

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里又做大

家夥，裡飯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七茶兒

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灶的，是你叫的，喫

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兒道：「荆老爹來了這一
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
里推那里，那里推這里，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
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
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兒。
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
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灶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上房告
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
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蕙祥上灶，
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刺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

面使小玉叫將蕙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蕙祥道：
「道因做飯炒大妗子素菜，使着手茶畧冷了，被月娘教
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
玉簫和蕙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蕙祥在厨
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七走來後邊尋
着蕙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起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
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灶的老婆來，巴巴
使小厮坐名問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
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鐵上上人。你恒教不是爹的，
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蓮道：『你

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散氣蕙祥听了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教不了來這里還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孃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七兒蕙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七兒曉起脚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漢子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及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蕙蓮道我背地裡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蕙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

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內們不算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却打的成了蕙祥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拗了也不算我拚着這命攬兒了你也着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以上一段寫蕙蓮那日馮媽七送了丫頭來約十二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

在話下正是

外作禽荒內色疏

早晨尋雞去

連治些了又何妨

日暮歸來紅粉香

第二十五回

此回又是一小關鎖也。夫上文烹茶傳末已于酒令中各寫身分可謂一小鎖而此文又鎖何哉。不知比文芙蓉亭以及掃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太是費手故又生一鞦韆則春梅蕙蓮皆可與金瓶月娘諸人齊肩并立。共占春風毫無乘車戴笠之異也。此係作者于秋苦心今日始為道出以告天下後世錦綉才子也。

大書吳月娘春晝鞦韆。夫月娘眾婦人之首也。今當此白日既無衣食之憂又無柴米之累宜首先率領

衆妾勤儉宜家。督理女工。是其正道。乃自己作俑。爲無益之戲。且令女婿手攬画裙。指親羅襪。以送三妾之画板。無倫無次。無禮無義。何惑乎敬濟之挾奸賣俏。乘閒而入哉。天下壞事。全是自己。不可盡咎他人也。夫敬濟一入西門家。先是月娘引之入室。得見金蓮。後又是月娘引之入園。得採花鬚。後又是西門以過寔之言。放其胆。以託大之意。容其奸。今日月娘又使之送鞦韆。以蕩其心。此時雖有守有志之人。猶難自必。其能學柳下惠。簪男子。况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濟。

哉。又遇一精粗美惡兼收之金蓮哉。宜乎百醜皆出矣。

金蓮瓶兒。西門奪之于武大。花子虛手中也。乃西門奪之之時。不肯少爲武大子虛計。至琴童竹山。則西門不覺恨入骨髓。欲殺之。割之。而心猶未釋。然朱蕙蓮。回蔣聰之婦人也。乃來旺奸之在前。而又借西門之力之財。以得之者也。且暗中已討雪娥一節。便宜。則今日西門之爲主者。固不是。而來旺又不肯少回其意。亦必欲殺欲割。西門金蓮二人。而方休。總之人情。止知私于己。而不肯忠恕也。若肯忠恕于未謀人。

之先則此惡必做作不出。卽肯忠恕于已失着之後，猶可改過自修。庶可免禍患千萬。一若西門一往不返，卒有喪身之禍來旺，一往不返，凡有不保之戚也。噫！讀此書者，于此處當深省之，便可于淫慾世界中，悟聖賢學問。

寫西門之于雪娥，旣察其奸，就該逐之使去。不可令其停留一日。度足令金蓮敬濟暗地寒心，而亦處承之正道。卽來旺于此亦可少微，乃糊塗一打便休，毫無禮法。宜乎來旺之惡愈熾，而不數日金蓮之鞋已入敬濟之手也。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詞曰

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見客入來，被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

見青梅嗅。

右調點絳脣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就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眾姊妹

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軀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個玉手挽定絲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個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要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跳不牢，只听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教住

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已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北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女孩兒，都打鞦韆。要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金蓮怪如等我和李大姐打箇立鞦韆。月娘道：你兩箇仔細打。却教王簫春梅在傍推送。總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

道你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
你二位娘送送。見了頭，每氣力小。又是月娘開端這敬濟老和尚
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撩衣向前說。先自己撥步撩衣妙等
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
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
去了，諛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
濟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
里叫那里叫，把兒子手脚都弄慌了。于是把李瓶兒裙子
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
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

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箇打到半中腰裡，都下
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箇打了一回。然後教玉簫
和蕙蓮兩箇，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
屢的脚蹴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
天雲裡，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
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
鞦韆。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
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馱柴箱籠船上，先
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
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

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
因問爹娘在那里、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
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
見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
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
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
日只跟着他娘、每駭兒裡下棋、擲子、鬼抹牌、頑耍他、肯在
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
前邊走來、來旺見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

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
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裡洗洗頭面、歇宿歇宿去、等
你爹來、好見你爹同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蕙蓮先付鑰
匙、開了門、又盥些水、與他洗臉、攤塵收拾、搭連去、說道賊
黑、因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
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上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
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叅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
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廂、搭在官
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丁他趕腳
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

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映出。好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箇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窠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聽記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的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三

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子？」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怪賊日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攪鬼哩。」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罅兒裡迸出來，也有個窩窠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兒一拳險不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没人倫的猪狗，有首尾然則蔣，玉簫了頭，怎的牽頭送段子與你，在前邊

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合
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要我手裡吊子曰見那婦人便大
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
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
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
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
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畧起見把宋字兒
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個風兒就兩兒萬物也要個
實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
言語了婦人又道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

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見我上穿着紫襖下穿着
玉簫的裙子穿看說道媳婦子怪刺七的甚麼樣子總與
了我這疋段子誰得開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
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罵
個樣兒與他所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
旺兒道你既沒此事平白心虛和人合甚氣快些打舖我睡這
婦人一面把舖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棍了味了那黃
湯擺你那竟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齏碎如
雷看官所說但凡世文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
情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正是

東郊裡碑兒又臭又硬這來蕙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
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王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繇
只顧海馬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
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
不想走到厨下蕙蓮又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
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峯被按巡使送監在
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
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

一般家人小厮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使
王簫了頭拿一疋藍段子在房裡哄我老婆把他吊在花
園好耍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繇他只休要撞到我手
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
婦也殺了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
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
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熱發充軍去了今
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送挑撥我的老婆養漢
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
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

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與兒聽見這
來與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換錢過日只因與
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來與兒就
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
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

凡金蓮有事必寫玉樓在
傍因知予言作翻非謬

只見來與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與兒你來有甚事
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與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
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
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與
兒道別無甚事耐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的

在前邊大嚷小喝指他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厮打
外的走來一邊不理他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
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與兒小的不敢說三娘
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厮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
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
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
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
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
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
說聲早晚休吃那厮暗算玉樓听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

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听便罷，听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與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與兒說。」五娘說那望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樂，養漢壞了事，總打發

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嚇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二不字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覘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

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七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耻。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又補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見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真道賊臭肉在那裡坐着，見了俺，每意七似七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賬。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喚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干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椿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寫盡月儻忽那厮，真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六姐你還該說七。寫玉樓真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合出我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七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注

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自見思想起來你背地
罵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
那厮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
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
誰和那厮有手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
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
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
邊对人搗條早是奴没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
賊奴才搗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
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

羞耻我却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听了婦人之
言走到前边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
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边攔問了小玉口詞與
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在兒屋裡
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
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
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不許他見人只此便了此事可笑可笑
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边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
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
這個話我就替他賠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

八個胆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以紂
絕妙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听人言語，我且問爹所見
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見閉口無言，問
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興兒因爹叫
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辱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
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
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幾兩銀
子本錢，教他信上脫上，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
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說
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想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峰

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
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緞絹絲
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總
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接他過來，親嘴婆娘，忙遞舌
頭。在他口裡，兩箇啞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髮髻，怎
的還不替我編？恁持候不戴到几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
頭髮亮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
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荅？婦
人道：不打緊，我自有的話打發他。一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
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

西門慶在廝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
明日三月二十七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
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
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所得知就來告報金
蓮知道金蓮打听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里不見
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
裡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裡往大娘那邊兌
鹽商王四峰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
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听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
這金蓮纔待下台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走正撞見西門慶

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台基往花園那
條路上走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裡問他明
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
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
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見你不依到听那奴才淫婦
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
先不是一日見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
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着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
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雖極
亦見到几分但不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
可出之金蓮口中

爲他此下一轉便自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
也已早入地獄矣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總欲死之而後
一至此至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
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娶他這
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了離戶常言道剪草
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地
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
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